

■新作聚焦

蒋峰长篇小说《白色流淌一片》：

从一个任性的“我”中走出来

□金赫楠

兴奋点指向一个包含有伦理、情感、命运、灵魂的撕扯与分裂等人性内涵如此丰富复杂的故事，彼时年轻的生命体验和认知力、情感力，要如何有效地完成炫目技术上的深刻精神加载？蒋峰至少部分地实现了这种加载，他对人物有一种深深的悲悯，表现出一种“深刻地理解他人的真理”的沉静与宽厚。小说的核心情节围绕两个杀死女儿的父亲而展开，两场极具伦理震撼的谋杀案，蒋峰在审视、审判他们的同时，努力探寻人物行为背后的隐痛，他设置出一个“罪与罚”的隐形文本结构，打开了一种灵魂的张力来处理人物和人物关系。

蒋峰的这部小说，在我当时目光之所及的“80后”写作中，艺术性最强、文学追求最自觉、最明确。《维以不永伤》的写作和出版，开启了蒋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议程。他对世界的眼光和思虑、他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他的审美偏好与题材兴奋点，在这部长篇处女作中释放得淋漓尽致，且一直贯穿在后面的一系列写作当中。巨大的文学野心和庞大的西方现代小说阅读背景下，《维以不永伤》的写作对蒋峰来说是一次阶段性的个体经验整理，更是一次个性化的小说理念实践和叙事技艺实验，如他自己坦陈：“一本大杂烩的小说，魔幻现实、侦探故事、诉讼小说、拼贴元素、罗曼斯情节，充满二三人称的叙述，4部里悬念由小到大，不过还是一个事儿”。我从中依稀看见作者本人的生活印记，更感受到了福克纳、马尔克斯、胡里奥包括余华等对他的影响。在一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期感伤的小腔调中，对外在世界和内在心灵的直面和探究、对现代小说技巧的尝试，使得蒋峰在当时的“80后”写作群体中显得特别而出众。

自此，蒋峰便成为了我最期待的“80后”作家。

自我风格的延续与突破

长篇小说《白色流淌一片》和《维以不永伤》相似的文本结构，整部长篇由6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中篇小说。题为《遗腹子》《花园酒店》《六十号信箱》《手语者》《我的私人林宝贝》和《许家明的六次星巴克》的6个故事分别从希望、告别、成长、信仰、占有欲和爱情这些主题叙述了主人公许家明28年人生中不同的生命阶段和人生片段，从上世纪80年代写到现在，时间跨越30年，三代人的爱恨情仇，一个人短暂的、充满戏剧性和悲剧意味的人生和命运。整部小说延续了蒋峰的一贯风格：对侦破推理的题材热衷、结构的精心设计、情节节奏的有效控制、叙事人称的反复转换，以及草蛇灰线的各种情节铺陈与悬念设置。

《遗腹子》按照单双小节形成两条线分别来描绘两个怀孕的女人，章节的末尾处交集在一个名为许家明的男人身上，他是一个孕妇的丈夫和另一个孕妇的儿子。小说开篇就完成了主人公许家明的出生和死亡，这里是他的开始也是他的结束。蒋峰在小说的开始就亮出了故事的底牌和人物的结局，悬置了从开始到结束的漫长而跌宕的过程，这是蒋峰一贯信奉的小说策略：“永远不要从故事的开头写，我相信悬念是吸引人读下去的东西”。

《花园酒店》大概是全书中行文最为朴素沉静的一章，章节内基本采取的是线性结构，蒋峰以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调，以姥爷的视角来书写许家明和姥爷的相依为命的童年生活。这个章节的阅读，让我始终沉浸在一种疼痛里。姥爷

和许家明夜里攀爬花园酒店的场面和对话，让人疼痛而感动；继父于勒和许家明之间深沉的父子之情，那一句淡淡的“我如果和你妈妈离婚了，你就不是我儿子了”，波澜不惊中带给读者的情感冲击力异常强烈。蒋峰很擅长描写与男性长辈之间的爱，情绪的渲染恰到好处，克制而到位。

蒋峰小说的语言方式实现了一种文本上的张力。当他近乎不加节制地渲染死亡时，语调却是极具温情的。他对自己小说中的各色人物都有一种含情脉脉的注视，无论主人公还是边缘角色，无论成功者还是失意者，甚至杀人犯，蒋峰都倾向于为他们寻找一种合理性，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物的心疼和体恤。而同时，蒋峰又在行文中表达出一种对生命和命运的无力感，眼睁睁地看着人物遭遇命运的无端突袭，眼睁睁地看着许家明熬过贫弱的童年、孤独的少年、刚刚找到了最爱的姑娘、刚刚打起精神来想要好好经营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死亡突然降临，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

《白色流淌一片》中，开篇就是植物人父亲和遗腹子的死亡，姥爷心力交瘁被癌症夺去生命、哑巴继父手上的数条人命，直至主人公许家明“像蟑螂一样”死于近乎荒诞的意外、年轻的打工情侣的杀戮……死亡的降临总是那么突兀而荒唐，蒋峰在小说中借李小天发出这样的感慨：“命运是个无耻的恶徒，又一次拿我们的生命去做恶作剧”，“回头想想，超级玛丽的死其实挺残忍的，没有提醒，只有告知，说不上哀伤，只是咯噔一下子知道自己完了，已经被这个完美世界抹掉了”。蒋峰在小说中写到死亡、分别和失败的时候，笔墨总是克制、平静又感伤、低沉的，而那种克制，恰使得小说在情节的关键处，获得了一种爆发前的充盈感。

“白色流淌一片”是小说的题目，也是贯穿在每一个故事里的意象，在每一章都有出现，分别对应着云、雪水、精液、面膜和奶精。作者自己显然很得意这个意象的选取和设置，书中每章当中出现这一行字的时候都用黑体字特别标示。但我在阅读中的感觉却是，这个意象在各章节中的分布和呈现，太过刻意和牵强。又或者说，我根本对这部小说的结构方式就是有疑问的。每一个章节的内部结构上都是一个自足完整的篇章，各章之间有间隔感，那么当它们连缀成一个长篇的时候，因为语感和节奏的不统一，整部小说的整体性是受到损害的。这种自《维以不永伤》当中开始使用的结构手法，当它的实验性和新鲜感已经没有了的时候，结构上的祛魅反而会产生同质化和自我重复的嫌疑。

“80后”写作的问题与困境

从2005年到2015，10年之间，“80后”写作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春文学不再是惟一的标签，市场和商业主导的种种喧嚣逐渐远去，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的这个写作群体从青春期倾诉中走出来后，逐渐呈现出一种分化的趋势：除韩寒、郭敬明成为瞩目的文化明星，一些人成为职业类型化作家、网络写手，而另一部分则坚持着纯文学的创作。蒋峰说自己“立志要写出最好的华语小说”，对于创作的坚持和坚守已经成为他的文学标签，他的文学理想和写作野心已成为这代人的一个代表。

今天我们仍可以说，在“80后”写作中，蒋峰在形式实践和意义探索上都是走得比较远的一个，也是个人才华非常突出的一个。其传



奇性的个人经历以及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迷恋，成就了蒋峰独特的文本魅力和艺术个性。对谋杀案、侦破推理题材的热衷，对叙事人称和视角的反复转换、文本拼贴、复调、重构等等现代小说技巧的迷恋，从《维以不永伤》《恋爱宝典》到这部《白色流淌一片》，一以贯之。读蒋峰的小说确实能够获得一种文字和叙事上的满足感。

从《维以不永伤》开始，死亡成为蒋峰惯用的叙事起点，对死亡的追索也成为他塑造人物、设置情节和推进叙事的有效方式。但当他太过习惯甚至依赖这种情节设置和情绪渲染，纵容着死亡在小说叙事中无节制地反复，小说的割裂性、真实感以及情感的冲击力会被大大地削弱。而对某种文本形式、某种情节与情结的过度依赖，往往会使作品面临同质化和自我重复的危险——而这，也是目前大部分“80后”作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80后”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缺失：与传统、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错位，不能有效地完成自我、小我与外在社会历史的有效对接。他们的写作起点是从书写自我、直面青春开始的，即使蒋峰自己后来都承认《维以不永伤》“用力过猛”，这本身也是青春倾诉的一种文学表达。他们的写作缺乏的是一个进入大历史、大时代中的支点，一上来就很任性地从“我”开始诉说“我”。

这大概是因为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民族独立和现代国家架构这些庞大的事件已经基本实现确立，没有经历过大历史对自己直接的、短期内显而易见的冲击，所以很容易会认为，对自己影响巨大的是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是一只手袋的价格与品牌、是办公室倾轧的小得失。而当他们的写作想要进入社会历史层面的时候，那个与私人经验契合的点很难准确找到。

而当我们说起“80后”的时候，其实终究要落到：这一代人的写作，为当代文学、进而为当代文化和当代精神提供了什么重要的新的因素？他们受制于自己的时代、又得益于时代的独特眼光、思想力和审美力在哪里？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所生长的时代生活制约着、影响着他的视野和认知世界的广度，同时也一定会成全视野和特定世界的打量和呈现世界的眼光。

□刘文艳

《吉祥沟》：追求一种鼓舞人心的大美

感、旨趣、元素和营养。《吉祥沟》虽然直面人生和现实，但始终追求优美、壮美、凄美和鼓舞人心的大美。作者铺叙故事情节，写矛盾冲突、悲欢离合、感情纠葛，着力彰扬其心灵高尚、坚毅淳朴、达观幽默，使全书洋溢着先民质朴、热爱生活的精神传统。

《吉祥沟》用不足24万字的篇幅写出主人公、家庭成员和乡邻亲友鲜活性格和上世纪末历时10年的遭遇变迁，是个不小的难题。作者的巧妙结构在于，以主人公故事直线发展为轴，在其进展的各个阶段与横向存在的人物、事件、场面互动互补。这种由叙述线性故事向描绘千姿百态的“生活流”的转变，实际是当代农村题材作品叙事结构的一种发展。它的优先在于，可以使所讲的故事血肉丰满、富有立体感，还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氛围、细节，它们常常比故事本身更光耀耀。《吉祥沟》的每个章节都有这种给人打下烙印、堪称经典的描写。此外，这样的叙事

方式特别有利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本书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多依赖于此。

在艺术手法上，《吉祥沟》引进象征、隐喻、意识流、时空倒置等手法，强化人物心理分析等，贴切恰当又不露痕迹，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本书的10个章节中都有书中人物做梦和做什么梦的描述，这一系列绚烂瑰丽、情趣独特的“农民之梦”，不仅深化了主题，还使全书飘逸超脱，充满梦幻般的浪漫色彩。

在小说语言上，作者长期生活在辽西农村，用毕生精力搜集、记录和整理当地农民语言，在写作中大量采用辽西农民口头语言，使得小说充满“辽西山根子味”，尽显其俏皮、稚拙、尖锐、泼辣的地域风情和特点。书中人物个个能说会道、喋喋不休，用喜剧调子讲述自己的内心和外部世界，常常令人会心一笑。此外，小说中作者常常旁征博引，巧解儒家经典、古典诗词、民俗俗语和当时的政治词汇，巧用戏剧相声和新闻影视语

■创作谈

2012年春天我在南京，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避雨。很小一张门面，要弯着腰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里面几乎没有灯，所有的书都零散地堆在地上，我要跟跳房子一样找地儿下脚。书架上反而没几本书，仿佛从书架到书堆是条单行道，读者把书从架上拽下来，翻几页扔在书堆上，老板就懒得把它们再一一塞回去了。我以为挑不出什么，可在雨停之前还是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他是我在写作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以前读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读一读让自己不那么心虚。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发生了，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他一脸茫然，皱眉看着我。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有些是全价，大部分会打折，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甚至要考虑那年代的物价，这是个复杂的换算。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告诉我一斤二两，算我7块。我没明白，问他怎么算的。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他让我再看秤，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6块一斤，10元两斤。”

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我去过很多城市、很多书店，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这书怎么卖的，多少钱一斤？而事实上，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10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猪肉15元一斤，牛羊肉30元一斤，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真的，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

我14岁立志当作家，18岁开始写作，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像歌德那样高光，像卡夫卡那样阴暗，像拜伦那样多情，像福楼拜那样孤独，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他们都写过好书，都曾激励我前行，可我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放在秤上论斤卖。

对文学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视听艺术更快捷、更准确地替代了文字阅读；人均每年读书不到5本，其中还加上中小学生的20本教材；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递减；近10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或是还有多久会死；那些剩下的作家，仿佛邪教教员一般稀少而古怪。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30岁的时候开始质疑：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15年前王小波就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他说他要做那个反墙的人，他认为他有文学才能，他要做这件事。他提醒过我这件事有多苦，只是他没说有那么多苦，而且15年后会更苦。

我于2004年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刚过10年，陆续出版几本长篇。或好或坏，但我一直在努力。有过一些吹捧之辞，说我如何坚持，如何有实力、有潜力，早晚成大器。这些恳请不要再讲，听起来听起来都像是酒醉之后的失败之音。说多了没意思，我肯定往前走。也有人劝我做些富贵事，反问我，继续写作有意义吗？难道写得过博尔赫斯吗？说这话的是前辈，我担心是好意，所以没翻脸离席。我想回答他，首先，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写得过博尔赫斯，他站得再高也没挡着我的路；再说，就算写不过，就算一万个写作者才能顶出一个博尔赫斯，我起码可以为9999个白骨贡献一个单位，不要那么怀疑地看着我，我没粉饰自己，总要有人做白骨。

这十年所有审判文学的研讨会我都没参加，我不相信文学会死，我不相信我的梦想是一个死胡同。没有理由，我必须信，因为只有相信这些，我才有力气干好这件事。也许这些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告诉来往的后人，文学曾经葬在这里。

在“80后”写作者中，蒋峰在形式实践和意义探索上都是走得比较远的一个，也是个人才华非常突出的一个。

对某种文本形式、某种情节与情结的过度依赖，往往会使作品面临同质化和自我重复的危险——而这，也是目前大部分“80后”作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2015年的夏天，打开“80后”小说家蒋峰的长篇小说《白色流淌一片》，我被唤起的是10年前关于他的阅读记忆。2005年，那是关于“80后”写作异常热闹、喧嚣的时代，也是在那一年，作为他们的同龄人，我集中阅读了包括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孙睿等“80后”的作品，包括蒋峰的长篇处女作《维以不永伤》。清楚地记得，读完《维以不永伤》，蒋峰带给我的惊艳和震撼。

展现才华的处女作

《维以不永伤》，题目来自《诗经·卷耳》，原意是那些行军在外的人只有依靠饮酒来摆脱对亲人的相思，蒋峰由此展开的却是一个“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才不至于永远伤怀”的现代叙事。小说从一桩清晨发现的谋杀案写起，案子的侦破过程当中充满了各种戏剧性的因素：官员贪腐、少女未婚先孕、继母的阴谋、始乱终弃的爱情辜负，加上接二连三的死亡与命案的抽丝剥茧，完全具备一部悬疑推理畅销书的元素，写起来似乎难逃类型化的窠臼。而蒋峰通过交错时空、变换叙事人和叙事视角、拼贴文本、复调等西方现代小说技术的使用，重构了这个稍嫌狗血俗套的悬疑故事，赋予文本很强的实验性和文学性。文本结构上，整部长篇被肢解成4个不同文体和不同叙事视角的独立中篇，单独阅读就是一篇自足的小说，放在一起又串起来几个家庭、十几个人物跨度30余年的命运和人生。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写可以由您所好来选择翻开此书先读哪一部”。

在这部长篇中，蒋峰所展示呈现的才华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特别是叙事的自觉与用心——要知道，开始写作《维以不永伤》时候的蒋峰不过20岁。这些自然也让我欣赏和叹服，但还不是最打动和吸引我的。据说蒋峰写作这部长篇时就已有上千本西方小说的阅读背景，而且常常把小说拆开来读，研究作者怎样讲故事、怎样推进叙事。在这样的阅读背景和用心下，技术上的兴奋和娴熟应该不是最难的事情。我想，写作这部长篇时，蒋峰所面对的最大困难和挑战大概是：当他疏离于同龄人所津津乐道的校园、青春等最切身的经验经历，将写作

■看小说

娜或《加州旅馆》：零点零一秒的深渊

娜或善于捕捉现代都市男女的微妙情感和心里，她的小说常常从一个偶然事件出发，历经曲折迂回，最终直达人心和人性中的“灰色地带”，于不动声色中委婉地表达出一种责问。

在短篇小说《加州旅馆》（《长江文艺》2015年第5期）中，一对结婚不到半年的年轻夫妻恩爱、缠绵有加，并且一个小生命正在孕育中，却无意中陷入了一场相互背叛的“连环套”中。“男人”出差第一天入住“加州旅馆”，一个看上去“纯净的邻家女孩”进入他的房间，他无心无邪念仅仅“不忍心赶走她”，到心跳、上钩，变化只在“零点零一秒”之间，他的全部生活却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在临回家的前一天，他发现自己被传染上了性病，回家后便刻意躲避热情似火的妻子，破绽百出之后他决定“冷静两个月”，留下一条短信离开妻子到外地治病，并且找到了那个让他付出惨痛代价的女孩，但是女孩拒绝承认自己是“传染源”。与此同时，妻子也去医院“同时接受了人流手术和性病治疗”。原来，也是在一念之差中，她曾经与“大地将近两轮的主宰”发生了关系，因为当初是他给她安排了舒适的工作……甜蜜的爱情、美好的家庭在一瞬间消逝、瓦解，堕落和背叛似乎不需要理由，“零点零一秒”像一个巨大而又莫测的黑洞，又像万劫不复的深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经不起犹豫，也等不及停顿，而真正的“病源”其实只在人的自身、蹲伏在人心深处。（刘凤阳）

■短评

胡希久的长篇小说《吉祥沟》

胡希久的长篇小说《吉祥沟》是以辽西农村为背景，生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其思想艺术独树一帜，对当代农村题材作品创作有新的突破。

当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应该紧贴农村现实，关注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不回避、不粉饰、不做假，勇敢地揭示农村固有的矛盾冲突，诚实地展现农民生活“原生态”。《吉祥沟》忠于这个创作理念，围绕当代农村土地、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人民群众反腐败等问题，大手笔陈列当代农村真实大小事。

《吉祥沟》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当代农民真实生活、当代农村真实的矛盾冲突，并在这种生活这种矛盾冲突中凸显了农民群众主动创造历史的大仁大义、大勇大智。本书塑造了多个性格鲜明、呼之欲出的人物，比如“书胆”杨发以及舅姥爷王洪波、村民组长张国柱、村支书张喜旺等生动形象。

当代农村题材作品，应该牢牢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那里汲取灵

言，通篇给人洗练、明快、机智和“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吉祥沟》的语言富于个人特色，有一定的新鲜感、穿透力和“抓人”的粘合力。

《吉祥沟》的写作与作家的生活积累和理论素养密不可分。胡希久一直工作、生活在农民中间，怀抱“生就”的“悯农情结”，长期与农民心心相印，用毕生精力观察、体验、研究、详细记录他们的“日子”。胡希久说自己与农民相处一天，夜里必在灯下追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这种“原生态”记录多达200多本，上百万字。因此，他写作品不须冥思苦想，人物故事联翩而至。据胡希久介绍，《吉祥沟》的人物、情节乃至场面、细节都有原型。

此外，作者有较深理论功底，对马列文论和中外哲学经典都有一定的学习与研究，正是这样的生活积累和思想理论准备，才能写出为时代所需要的文学作品。《吉祥沟》再一次证明了生活是艺术惟一源泉的真理。